

莆仙话文白异读的过渡性特征

蔡国妹

(闽江学院中文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 学者们一般认为莆仙话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基本相同, 并以此作为莆仙话脱胎于闽南话的重要证据之一。本文对此作了补充和修正, 从数量、类型、音值等几个方面看, 闽南话与闽南话和闽东话的文白异读均存在较大差异, 且其中不乏创新之处。因此, 我们认为莆仙话白读历史上与闽南话属于同一支派, 而后来有了自己不同于闽南话的发展, 其中一些发展是闽东话影响的结果, 另外一些是莆仙方言自身的演变 (特别是音系简化) 而致。这是莆仙话过渡性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

关键词: 文白异读; 莆仙话; 创新; 过渡性

中图分类号: H1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285 (2008) 04 - 0110 - 05

莆仙方言是与闽东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和闽中方言并列的闽语次方言, 它处于闽南地区和闽东地区的交界地带, 通行于莆田和仙游两县。一般认为, 莆仙方言是受闽东话影响, 从闽南话中分化而来的一种过渡性方言。莆仙话包括南片的仙游话和北片的莆田话。

学者们一般认为莆仙话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相近, 并以此作为莆仙话脱胎于闽南话的重要证据之一。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写道: “在唐代, 这二县 (莆仙) 归泉州管辖, 到北宋时才分置兴化军, 后来的莆仙方言也应当是在当时晋江一带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直到今天, 它的文白异读系统还是与闽南话基本一致。”^{[1]81}

然而, 如果我们再作细致分析, 就会发现, 闽南话与莆仙话的文白异读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因此, 关于莆仙话的文白异读, 我们还需要修正和补充:

1、莆仙话的文白异读丰富, 但约只有闽南话 (以厦门话为代表) 的一半强, 就文白异读字的数量而言, 与闽东话 (以福州话为代表) 较为接近。

2、莆仙话文白异读的类型繁多, 但由于音系的简化, 闽南话的许多文白异读的类型在莆仙

话中合并或消失了, 莆仙话只留一种文读或白读。

3、莆仙话文白异读的类型不超出闽南话, 闽东话的某些文白异读字如果闽南话没有异读, 莆仙话也同样没有异读。(暂不考虑音值)

4、作为闽语的一个次方言, 莆仙话的文白异读也有自己的发展, 并不完全照搬闽南话的, 有些白读的韵值比闽南话更古老, 有些白读则比闽南话和闽东话发展更快。

因此, 我们认为莆仙话白读历史上与闽南话属于同一支派, 而后来有了自己不同于闽南话的发展, 其中一些发展是闽东话影响的结果, 另外一些是莆仙方言自身的演变 (特别是音系简化) 而致。莆仙话文白异读的特征是其过渡性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

本文注音以厦门话 (闽南话)、福州话 (闽东话) 为准。莆仙话注音若非特别注明, 参照莆田话。

一、文白异读字的数量比较

笔者曾就《汉语方言字汇》3000 个条目中厦门话和福州话的记音与莆仙话进行比照, 统计三地文白异读字的情况 (统计时暂不管三读或三读以上的情景, 把其与二读现象一起统计), 结

果如下：

表一 闽海三地文白异读字数

总字数	厦门话	福州话	莆仙话
3000	1168	504	654
100 %	38.9 %	16.8 %	21.8 %

表二 闽海三地内部文白异读字数比较

闽海三地文白异读总字数	1260	100 %
三地均有	319	25.3 %
厦门莆仙共有而福州无	335	26.6 %
莆仙福州共有而厦门无	0	0 %
厦门福州共有而莆仙无	89	7.1 %
厦门独有	425	33.7 %
莆仙独有	0	0 %
福州独有	92	7.3 %

说明：

(1) 从表一可以看出，厦门话中具有文白异读（包括三读和三读以上）单字约占总字数的五分之二（38.9%）。福州话约占总字数的六分之一强。莆仙话约占总数五分之一强。可见，就文白异读的单字的数目而言，闽南话最多，莆仙话其次，闽东话最少。莆仙话的数目是闽南话的一半强，闽东话是闽南话的一半弱。

(2) 表二进一步说明，闽海三地共有的文白异读字（319）约占闽海三地文白异读字（1260，注：并非共有，可能只出现于某一地）的四分之一（25.3%）。闽南话与莆仙话共有而福州话没有的异读字又约占总文白异读字数的四分之一强（26.6%），而莆仙话与闽东话共有而闽南话没有的却无一例。可见，虽然厦门话近一半文白异读字在莆仙话中已变为一读，但莆仙话文白异读字不超出厦门话的范围。相比之下，福州话文白异读字与厦门话和莆仙话的对应就没那么整齐，福州话中有五分之一的文白异读字（92/504）在厦门话和莆仙话中并无异读。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虽然闽南话的许多文白异读对应应在莆仙话中已经消失了，变为一读，但从现存的一半以上的文白异读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莆仙话是与闽南话而不是与闽东话更为接近。

二、文白异读字的类型比较

莆仙话文白异读的减少不单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在分布的类型上。

笔者曾对周长楫（1983）进行粗略统计，统计时暂不计韵值的不同、同类型文白异读字数目的不同及各类出现频率的不同，单计文白异读的对立，发现：61类声母异读在莆仙话中消失了13类，占21%；77类阴声韵文白异读中莆仙话消失了27类，占35%；84类阳声韵（包括鼻化韵）文白异读中莆仙话消失了27种，占32%；81类入声韵文白异读中莆仙话消失了40类，占50%。合起来，厦门话242类韵母异读中，莆仙话消失了98类，占39%。可见，莆仙话文白异读的类型也与闽南话有较大的不同。

三、文白异读的音值比较

从文白读的音值来看，莆仙话似乎与闽南话更为密切，具体表现如下：

1、中古山摄和梗摄舒声韵在闽南话和仙游话中往往文读为阳声韵白读为鼻化韵（闽南话部分为声化韵），莆田话鼻音色彩脱落为阴声韵，而闽东话或者只有一读，或者文白读均为阳声韵。如：

山摄：

	半	看	饭
闽南	puan ⁵ pūā ⁵	k'an ⁵ kūā ⁵	huan ⁶ pŋ ⁶
仙游	puoŋ ⁵ puā ⁵	k'aŋ ⁵ k'ua ⁵	huoŋ ⁵ puī ⁶
莆田	puan ⁵ pua ⁵	k'aŋ ⁵ k'ua ⁵	huaŋ ⁵ pue ⁶
闽东	puan ⁵	k'aŋ ⁵	xuaŋ ⁵ puəŋ ⁵

梗摄：（文读三地均为阳声韵，暂略）

值得注意的是，周长楫（1983）和陈荣岚、李熙泰（1999）都曾拿《汉语方言调查字表》中的3700多个单字就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字的数量进行计算，认为厦门话有文白异读的约占五分之二。

梁玉璋先生（1985）也曾以《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所收的3700多字统计，福州话有文白异读的字，约占四分之一。而根据同样的材料，林寒生（1985）的统计结果是，福州话有文白异读的字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弱。对同一种方言的文白异读字数，梁氏与林氏的统计数量相差就较大，这与学者调查的年龄层次有关，也与作者对文白异读现象的界定有关，当然还可以涉及对本方言的了解程度之不同。结合笔者的粗略统计，笔者认为福州话的文白异读字的数量远少于闽南话，略少于莆仙话。文白异读是个开放的现象，这里的数字统计当然并不是精确的，只是一种大约的数字，它提示着这种现象在本方言中的份量。

本文注音以莆田话为准，其调值与调类的对应如下：

调值	533	24	453	42	21	11	4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数字代码	1	2	3	5	6	7	8

	生	平	井	名	请	听
闽南	si1	p'i2	tsi3	bīa2	ts'ia3	t'ia1
仙游	4a1	pā2	tsā3	mia2	ts'ia3	t'ia1
莆田	4a1	pa2	tša3	mia2	ts'ia3	t'ia1
闽东	saŋ1	p'aŋ2	tsaŋ3	miaŋ2	ts'iaŋ3	t'iaŋ1

2、不少韵在闽南话、莆仙话都有文白之分,而在闽东话没有或很少。

(1) 中古山咸两摄一、二等舒声韵。如:

	胆	三	烂
闽南	tam3	tā3	sam1
莆仙	taŋ3	ta3	4aŋ1
闽东	taŋ3	saŋ1	laŋ6

中古山摄开口一等促声韵。如:

	辣	撒	喝(叫)
闽南	lat8	lua7	sat7
莆仙	la78	lua2	4a7
闽东	la78	sa7	xa7

(2) 中古山摄开口三四等, 如:

	天	年	见
闽南	t'ien1	tī1	lien2
莆仙	t'ien1	t'iaŋ1	neŋ2
闽东	t'ien1	nien2	kien5

(3) 中古宕摄一等。如:

	榜	汤	光
闽南	pəŋ3	pəŋ3	t'əŋ1
莆仙	pəŋ3	pəŋ3	t'əŋ1
闽东	pouŋ3	t'ouŋ1	kuəŋ1

(4) 中古宕摄开口三等。如:

	墙	张	乡
闽南	ts'iaŋ2	ts'iaŋ2	tiəŋ1
莆仙	ts'iaŋ2	ts'iaŋ2	tiəŋ1
闽东	ts'iaŋ2	tuəŋ1	xyəŋ1

3、闽东话异读而闽南话没有异读的字, 莆仙话也决不异读。如:

	所	亩	乱	江	福
闽南	so3	bə3	luan6	kaŋ1	hək7
莆仙	4ə3	pou3	luaŋ6	kaŋ1	hə7
闽东	su3	məu3	luaŋ6	kouŋ1	xou7

/sə3 /muə3 /lauŋ6 /kəyŋ1 /pou7

四、莆仙话文白异读的削减和创新

方言的文白异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的。王升魁(1989)将《戚林八音》中的630个文白异读字与现在的福州话对比, 发现经过四百多年的演变, 文读音共失落了一百九十一一个字, 占630个字的30%, 白读音失落102个, 约占16%强。文读音的失落, 在年青一代数量增多, 速度加快。这与推普工作的显著成绩密切相关。

1、莆仙话文白异读字削减及其原因

居于莆仙话与闽南话文白异读的异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大致可以把闽南话的文白异读现状当作莆仙话文白异读的早期形式, 通过对比二者的不同, 探讨莆仙话文白异读的削减过程。

莆仙话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相较总的说来有三种情况:

(1) 保留。即闽南话中约有一半的文白异读字在今天的莆仙话中仍有异读, 虽然音值有所不同。这些例字甚多, 不再列举。就是一文多白的现象有时在莆仙话中也可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如:

	上	生	丈 ^①
闽南	siəŋ6	4yən6	sIŋ1
莆仙	tsiū6	4iau6	4eŋ1
文	tsiū6	4iau6	si1
白1	tsiū6	ts'iau6	tsi1
白2	tsiū6	ts'iau6	ts'ia1
影		清	缺
闽南	Iŋ3	iŋ3	ts'Iŋ1
莆仙	iŋ3	iŋ3	ts'iŋ1
文	iā3	ia3	ts'aŋ1
白1	iā3	ia3	ts'iŋ1
白2	ŋ3	ŋ3	ts'ia1
白3	—	—	ts'ia1

(2) 消失。即闽南话中约五分之二文白异读类型在莆仙话中消失了, 莆仙话只有一读, 此例甚多, 略举数例。

	厦门	莆仙
歌	ko1/kua1	ko1
瓜	kua1/kue1	kua1
猪	tu1/ti1	ty1
照	tsieu5/tsio5	tsiau5
产	san3/sūā3	4aŋ3

本文的白读的层次, 只是大致地区分,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音韵对应。下同。

封 hɔŋ1/paŋ1

hɔŋ1

妹

毛

恼

扎(用针扎): tsat7/tsaʔ7

tsaʔ7

闽南

mūi6/be6

māu2/mō2/mŋ2

lo3/nāu3

得: tɪk7/tɪʔ7

teʔ7

莆仙

mue5

mo2/mŋ2

no3

(3) 减少。即闽南话中相当多的一文多白的异读现象在莆仙话可能仍然异读, 但异读的读音大多已经减少了。如:

	成		糊		敢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文	sɪŋ2	ɕiŋ2	hɔ2	hou2	kam3	kaŋ3
白1	tsiā2	—	k'ɔ2	—	kan3	—
白2	siā2	ɕia2	kɔ2	kou2	kā3	kp3
白3	tsiā2	ts'ia2	—	—	—	—
	明		节		平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文	biŋ2	miŋ2	tsiet7	tseʔ7	piŋ2	piŋ2
白1	bin2	—	tsat7	—	pīa2	—
白2	mīa2	mia2	tsueʔ7	tse6	pīa2	pia2
白3	mē2	ma2	—	—	pī2	—
白4	—	—	—	—	pī2	pa2

消失或减少的读音或者为文读或者为白读。文读的消失与建国后普通话的推广, 文读音在学校里不再普及, 而白读音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而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有关。白读的消失则多半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

闽南话文白异读在莆仙话中消失或减少还与莆仙话音系的简化密切相关:

(1) 韵尾的简化。具体而言, 就是闽南话的阳声韵尾-m、-n、-ŋ (和塞音韵尾-p、-t、-k 在莆仙话中合并为一套-ŋ 和-l, 由此造成文白异读的消失。如:

	秤		升		应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得	ts'iq1/ts'in1	ts'iq1	siŋ1/tsin1	ɕiŋ1	iŋ5/in5	iŋ5
式	—	—	—	—	—	—
滴	tik7/tit7	teʔ7	sik7/sit7	ɕiʔ7	tik7/tiʔ7	teʔ7

(2) 部分鼻化韵的消失。这里说的鼻化韵指中古有些阴声韵字在闽南话中也读为鼻化韵的现象。这种鼻化韵在莆仙话中大部已经消失了。因此闽南话中部分由这种鼻化韵引起的异读在莆仙话中也随之消失。如:

	闹		鸟		熬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闹	nāu6/lau6/la6	tau6	niāu3/tsiau3	tsiau3	go2/ŋāu2	ko2

(3) 韵类的合并。这是造成文白异读减少的最重要原因, 如: io 和 iau 在闽南话中分立, 而莆仙话中只有 iau。因此凡是闽南话中由 io、iau 构成的文白对立, 在莆仙话中只有一读, 这主要体现在宵萧两韵。如:

	表		烧		腰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闽南	莆仙
表	piau3/pio3	piau3	siau1/sio1	ɕiau1	iau1/io1	iau1
烧	—	—	—	—	—	—
腰	tiau5/tio5	tiau5	liau6/lio6	tiau6	kiau5/kio5	kiau5

当然以上几种原因可以交叉存在, 如韵类的分合与韵尾的变化甚至部分鼻化韵的消失都可能同时起作用, 可以说, 莆仙话文白异读的消失或减少大部分是由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2、莆仙话文白异读的创新

以上韵尾的简化、部分鼻化韵的消失及韵类的分合引起的莆仙话文白异读类型的减少其实都体现了莆仙话的创新。这里再谈谈入声韵字上的创新。莆仙话入声韵的创新不仅表现闽南话三种喉塞韵尾在莆仙话在发展为喉塞韵尾 (这与闽东话一样), 还体现在: 中古的有些入声字在莆仙话中由于使用频率较高, 其白读已经脱落喉塞韵尾而变为相应的阴声韵 (阴入字混入调型相近的阳去, 阳入字混入调型相近的阳平)。这种韵尾的脱落带来的是文白异读格式上的不同: 当闽南话 (包括闽东话) 的入声异读字无论文读还是白读基本上都还是入声韵尾时, 莆仙话往往已发展成文读入声韵与白读阴声韵的对立。

由于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读, 所以下面只列出三地的入声白读音 (闽南话若有多种白读, 取与莆仙话相对应的一种列出。福州话没有白读的放空)。如:

	塔	辣	舌	抹	铁	活
	闽南	莆仙	福州	闽南	莆仙	福州
塔	t'aʔ7	luaʔ78	tsiʔ8	buaʔ7	t'iʔ7	uaʔ8
辣	—	—	—	—	—	—
舌	—	—	—	—	—	—
抹	—	—	—	—	—	—
铁	—	—	—	—	—	—
活	—	—	—	—	—	—

莆仙	t'ɔ6	lua2	ɬi2	pua6	t'i6	ua2
	月	学	食	百	麦	石
闽南	geʔ8	oʔ8	tsiaʔ8	peʔ7	peʔ8	tsioʔ8
福州	—	oʔ8	sieʔ8	paʔ7	maʔ8	suoʔ8
莆仙	kue2	o2	ɬia2	pa6	pa2	ɬiau2

莆仙方言带有许多闽南话或闽东话的特征,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过渡性特征的内涵并不只是两种方言特征的简单混合。作为一种过渡性方言,莆仙方言本身是一个有机系统,其往往有着不同于闽南话或闽东话的特点,无论是继续

了闽南话中的成份,还是借用了闽东话的成份,都经过系统自身的整合,因此往往体现出其自身独立发展演变的态势。这些特征或者是早期语言现象的遗留,或者是后期的后发展。如声母 ɬ 可视为古百越语的遗留,而明、泥、疑读 p、t、k,日母读 ts,这是闽南话 b、l、g、dz 浊塞音清化的结果。莆仙话中部分白读的入声已舒声化,阳入白读混入阳平,阴入白读混入阳去。这种入声舒化现象在闽南话和闽东话中基本上还没有发生。莆仙方言的文白异读特点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 [1]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音字汇: 第二版重排本 [Z].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3.
- [3] 周长楫. 厦门话的文白异读的类型: 上、下 [J]. 中国语文, 1983 (5 - 6).
- [4] 陈荣岚, 李熙泰. 厦门方言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 [5] 梁玉璋. 福州话文白异读字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1).
- [6] 王升魁. 四百多年来福州话文白异读的变迁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1).
- [7] 李如龙. 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 [A]. 方言与音韵论集 [C].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责任编辑: 陈 芳)

Analyzing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Pu Xian Dialect from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CAI Guo-mei

(Chinese Department of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 think generally that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Pu Xian dialect is the same as that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nearly, and upon this, 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vidences that Pu Xian dialect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Min dialect. Howev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is not the case.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of Pu Xian dialect is not equal to the ones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and what's more, 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Pu Xian dialect and Southern Min dialect, and even Fu Zhou dialect with quantity, type, phonetic value and so on. There is so much innovation in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in Pu Xian dialect that it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phenomena as a transitional feature.

Key words: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Pu Xian dialect, innovation, transition